

副刊

□编辑/王 婷
□版式/任宝红
□审校/刘 军

羊杂三吃

□白云峰

每一道美食都有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每一道菜有诞生的背后，都有手艺人独一无二的故事。奇台的羊杂炒、煮、熬三吃，有着自己的吃法和风味。

在古城奇台，羊杂碎的吃法有很多，如爆炒羊杂、羊杂汤、凉拌羊杂等，所用的材料大同小异，做法却不尽相同。先把原材料反复洗净，再下锅煮熟，然后捞出晾凉切成小碎条，再加调料下锅熬煮，直至口感软烂。

羊杂多为为一辆手推车，走在大街小巷，如十字路口、市场、车站、商城旁边，或居民聚居的巷道深处，都是老食客容易找到的地方。车子上放一个大瓷盆，盆子下面架个小火炉，羊杂在锅里咕嘟地翻滚。柳条编制的篮子上面堆满各种煮熟的羊杂，用纱布覆盖，避免碰到生水，还能保持羊杂湿润、新鲜的口感。

如果在天阴下雨、下雪时，羊杂更受青睐，站在热气腾腾的摊位旁，要一盘羊杂，再来一瓶小烧或古城大曲，一边喝，一边用手抓起羊杂趁热吃下，再啃上一个羊头、几个羊蹄子，吃到美食的满足感爆棚。

羊杂的制作中，最具技术含量的是面肺子和米肠子，面肺软嫩，米肠鲜糯。新鲜肺子要反复清洗，在气管处插入漏斗，将调制好的面浆灌入肺内，扎牢气管，放入大锅中文火慢炖。煮熟后的面肺子体积增大几倍，丰腴饱满，色泽金黄，香气扑鼻。面肺子好不好吃，关键在于面浆的调制和烹煮时间的把握，每家都有秘制调料的配比，各具风味，趁热吃下，口感细腻，爽滑鲜香。米肠子也讲究原材料的调制。通常是将大米、胡萝卜、洋葱、盐、胡椒、花椒、孜然、肉末等食材混合腌制，灌入羊肠中煮熟即可。外表金黄，爽滑软糯，透过薄薄的肠衣隐约可见膨胀的香米和金黄的胡萝卜，极具视觉诱惑，轻放入口，软糯的大米，筋道的羊肠，满口生香。

随着人们消费习惯和经营方式的变化，街头巷尾很难见到三轮车的踪影了，基本都租用了固定店面，更干净卫生，顾客可以在店里吃，也可以装盒带回家。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碎浇上煮羊杂用的浓郁汤汁，撒上蒜汁、香菜、葱花、油泼辣子等，别具一番风味。

最流行的吃法当属爆炒羊杂，将煮熟的羊头、羊蹄、米肠、羊肚、面肺子等羊杂放入炒锅进行大火爆炒，再加入葱、姜、蒜、红辣子，调味装盘，爆炒后的羊杂香味扑鼻、肉质柔软、肥而不腻，令人胃口大开。

不论南北口味如何相互交融，不管经营制作方式怎样变化，古城奇台羊杂的老味道始终没有变。

诗样情怀，从《昌吉日报》开始

□陈建军



我与《昌吉日报》的相识，是在36年前，那是1987年的春季，那时我在昌吉市农业高中读书。

记得4月的一天，学校组织师生在校园进行植树劳动。我们班分配的任务是离学校大门口不远的地方。这天上午，大家正热火朝天地整树田、挖树坑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快！路边有人晕倒了。”大家随着喊声望去，原来在学校大门口外一位等公交车的人跌倒在路边。随即，我们班的一群同学冲了过去。原来，那是一位孕妇，附近村子的，她等车去城里，不想突然临产，痛得跌倒在地上呻吟。跑过去的同学得知情况后，能搭手的男生、女生连抬带扛，将孕妇送到了校医务室。经过校医的及时救治，这位孕妇平安地生下了孩子。学校一位名叫赵鑫的语文老师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新闻报道，没几天，这篇稿子就上了《昌吉报》。这篇文稿经校广播站



家乡的雪

□王多奇

我的家乡在奇台，立冬后，家乡的天气逐渐变得寒冷，不久就迎来了一场降雪。霎时间，目光所及，到处是银装素裹。广阔的原野，群山、城市、村庄都被白雪覆盖，给苍茫大地盖上了棉被。人们开始穿棉衣棉裤、围围巾、戴帽子，进进出出都得把门关上，手脚露到外面就会有寒风刺骨的感觉。用天寒地冻形容这里，一点也不为过。

新疆的冬天离不开雪，下雪是很正常的事情，特别是在天山北坡地区生活的人，不论大人、小孩都对冰雪情有独钟。因为新疆天山以北的地区，冬季漫长，有五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冰天雪地度过的。人们对冰雪世界已经习以为常，整个冬天都要和冰雪打交道。屋外寒气逼人，屋内暖意浓浓，开门见雪，出门踏雪，雪停了就要扫雪，一有空闲时间，就要去赏雪玩雪。总之，是离不开雪的。

我喜欢看下雪的样子，一朵朵洁白的雪花，就像仙女一般，飘飘洒洒，无声无息，从天而降，给山川河流、城市村庄披上洁白的银装，好似妙手丹青绘制出一幅美丽画卷。家乡的雪，就像家乡的人一样，热情豪爽，从不吝啬，往往一下雪，就是整整一天或一夜。寒风疯狂地吹打到人的脸上，头发上、衣服上，冷得让行人不由自主地裹紧了大衣，戴上了口罩，扎紧了围巾，双手抄在袖筒里。真正体验到“狐裘不暖锦衾薄”的意境。雪越下越大，逐渐漫过了鞋帮，不久后将整个人都变成了白色的，就像公园里的雪雕一样。如果是在晚上，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物，哪个是人。人们在雪地里行走，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踩出一个一个深深浅浅的雪窝，身后留下一串串脚印，很快就会被风雪再次填埋覆盖，看不出一点儿痕迹。最难过的就是遇上暴风雪天气，鹅毛大雪倾泻而下，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冻得人瑟瑟发抖。放眼望去，戈壁荒滩上白茫茫的一片，大雪淹没了道路，人也分辨不清方向，给牲畜放养和行人出行都造成了困难。

雪过天晴，我们的城市呈现一片白色，远处的天山、森林、蓝天线条清晰，层次分明，近处的树木、村庄、房屋被皑皑白雪打扮得非常可爱，仿佛进入童话般的世界。雪后的空气格外清新，给人舒适的感觉。万里雪景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银色光芒，美轮美奂，熠熠生辉。家乡的城市街道扫雪很有阵势，三四辆扫雪车一组，一辆跟着一辆，在马路上来回清扫，卷起一条条白色的雪浪，非常壮观。

小时候，我们喜欢到雪地里玩耍，滑冰、堆雪人、打滚……有时候把手脚冻肿了，把衣服和棉鞋弄湿了，回家后免不了要一顿训斥。但之后，还是要和小伙伴跑到雪地里玩的。

现在的年轻人，更是尽情享受冰雪带来的乐趣，即使在数九寒天，也不减对冰雪的热情。闲暇之余，约上三两好友，到户外游玩，赏雪景、拍雪景。

家乡的冬天是寒冷的，但阻挡不住人们对冰雪的热情。

播音员播报后，在全校师生中引起热烈的反响，我们班以及当时参与救人的同学一时成了学校的“明星人物”，大家都为上了报纸而兴奋不已。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我们居然也能上报纸并受到表扬。由此，我认识了《昌吉报》——我自己家乡的报纸。当时，在文科班就读的我随即萌生了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在《昌吉报》上见到自己的文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豆腐块”。

高考落榜后回乡务农的我，一次赶着毛驴车到乡里买化肥，路过乡政府，看到大门口石碑上贴着一份招聘启事。大意是乡文广站招聘一批业余通讯员，经过培训后，他们将为《昌吉报》和昌吉人民广播电台写稿子。本来就不想舍弃读书，我把驴车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毅然走进乡政府，找到广播站报了名。没几日，乡里通知我们去参加通讯员培训班。记得昌吉报社的编辑记者们为我们讲授了如何写新闻消息、通讯等课程。随后，我开始学写新闻稿。

记得第一篇稿子《横祸无情人有情》，写的是我村一名老党员、老干部家中妻子遭遇车祸受伤住院，因家中无劳力，全村党员、团员义务为他家搞秋收的事。我采访了当事人和村干部，并到秋收的晾晒场上实地察看，最后形成一篇新闻报道。没想到很快被登出来了，拿到样报的那一刻，我激动得无以言表，当时就拿着自己的文字变铅字的报纸去村上“表功”。村领导看到后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写，多写村上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和新风貌，于是，

姐姐

□贾兴旺

昨天打电话问候姐姐，姐姐在电话的那头念叨她已经70岁了。我突然感叹时光过得这么快，人生几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我们都已经变成了老人，但是从前的生活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姐姐是老二，我是老五，在兄弟姊妹里姐姐最疼爱我、关心我、照顾我。姐姐善良、勤俭、朴实，影响着我做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无私、阳光的人。

我和姐姐相差十三岁，在我背上书包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姐姐已经参加工作了。姐姐十分孝敬父母，而且还特别顾家，她对兄弟姐妹们都非常好，总是想着要给我们一点关心，或者要为家里做些什么。她每次回来不是给父亲买烟酒，就是给妈妈买衣服，当然也少不了给我这个弟弟买点爱吃的糖果、饼干。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生活物资基本都要凭票供应。父亲非常喜欢抽烟、喝酒，我还记得那时父亲喝的酒基本都是“古城大曲”“榆泉大曲”，两块多元一瓶；烟是“天地”和“红山”牌，都是几毛钱一包的。这些在当年可都是奢侈品，因为父亲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能让我们一家人吃饱肚子不挨饿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姐姐在商店工作是一名营业员，营业员有买生活物资的便利条件，她买上烟酒给父亲带回来，这让父亲甚是欢喜，也让父亲周围的一些老乡和同事特别羡慕，他们在夸赞父亲有个好女儿的同时，也会趁机坐下“蹭”父亲的酒喝。每逢端午、中秋和春节这样的节日，我特别盼望姐姐能回来，这样全家人可以团聚，我也可以吃点好东西解解馋。所以姐姐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

卧龙山和团庄村

□杨立新

卧龙山，位于S101线百里丹霞玛纳斯县清水河乡团庄村境内，海拔1400米，山势自西向东，蜿蜒曲折，连绵不断。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相传，在很早以前，这里连年干旱，蝗虫侵袭，鼠害严重，草场遭毁坏，庄稼颗粒无收，百姓苦不堪言。忽然有一日，从东边飞来一只五彩大鸟，从天而降，有人说此鸟为凤凰，乃吉祥大鸟。只见它拍打翅膀，驱赶蝗虫，驱逐鼠患，为民除害，感动了上苍落泪，上苍降下喜雨，草原百花盛开，田野五谷丰登，美不胜收。大鸟终因体力耗尽，首东尾西，卧倒在团庄村的山岗上。那晚，大山里迎来电闪雷鸣的雨夜，人们发现山头上的大鸟，在风雨中拼命挣扎，在雷电轰鸣中化作一条祥龙，盘旋于山岗之上，卧龙山由此而得名。

农闲时我就拿支笔，带个小本子去采访。由于眼界和水平问题，写得少，采用得少。

就这样，大概过了一年多，有一天，村上的党总支书记李宝龙找到了我，说村上缺少一名团干部，如果我愿意，让我担任村上的团总支书记。当时，我非常忐忑，感觉自己没干过，怕干不好。李书记说，没事的，慢慢学，慢慢干，只要有写稿子的精神和劲头，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在李书记的鼓励下，我毅然承担起了村上的青年工作。

这样一来，我写稿的条件也更加便利了些。村上征订有各类党报、党刊，我又兼任了村上的宣传员、文书等工作。分发报纸刊物的工作使我在第一时间读到《昌吉报》。那时候乡邮递员每星期往村上送一份报纸。每次报纸一送来，我第一时间抽出一份《昌吉报》珍藏，闻着它的墨香，给人心灵上莫大的精神享受和慰藉，先睹为快，急速浏览一遍，珍藏，随后慢慢地一版一版地细细品读。

就这样，在村上担任村干部的十几年时间里，每年都有若干篇新闻报道被《昌吉报》（也就是现在的《昌吉日报》）所采用，这也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精神财富。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离开了村干部的岗位，辗转于南北疆打工谋生。前些年，我有幸谋得一份到昌吉州某中学给师生们售送大桶纯净水的工作。在这样具有浓厚文化氛围和书香气息的环境中工作，课间送水休息之余，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对，缺少读书！这不禁又勾起了我读书看



要黏上去，看看姐姐是否给我买了高粱馅软糖或芝麻饼干。姐姐非常疼爱我，她的脾气性格也特别温和，即便是我再调皮、胡闹，她都处处让着我、宠着我，就怕没有照顾好我。

记得那是我上二年级放暑假的时候，姐姐刚好也回来了，我缠着姐姐非要跟着到她工作的地方去玩。那时候的我就像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对新的环境和新鲜事物都特别感兴趣。妈妈和二姐都拉着不让我去，我哭闹着非去不可。那天我只穿了一件背心 and 短裤，没有做任何出门前的准备，刚好附近有一辆拉货的解放牌汽车，姐姐拉着我就爬上了“解放”牌卡车的车厢，卡车开动的时候二姐还在后面追了我好一阵儿。

坐在老“解放”的大厢上面风很大，头发被风吹得像火炬一样飘荡，卡车大厢上的视野非常开阔，可以360度观看沿途的农田、村庄、戈壁。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所有映入眼帘的一草一木都是风景。

姐姐工作的商店在当地是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那时的商店里面摆着玻璃柜台和货架，售货员在柜台里面为顾客拿货、算账。有时商店里面来了什么紧俏商品，商店很快就会形成壮观的排队场面。我看着商店里进进出出的购物人群，闻着商店柜台里苹果、酱菜等散发的香味，那香味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还依然记得。

在姐姐工作的商店不远处有一片苹果园，也许是缺少打理的缘故，虽然果树生长得非常茂盛，但是却看不到一颗果实。休息日的时候姐姐带我到果园里照相，还说我爬到树上就像一只调皮的猴子。



走进清水河乡团庄村，长达八公里的新村道路铺上了柏油，整齐的安居富民房一字排开，每家每户的栅栏、石头院墙、小菜园，显得自然古朴而典雅。走进牧民家，感受宽敞明亮和舒适，一碗香甜可口的奶茶沁人心脾。热情的交谈和冬不拉欢快的赞美之声，向我们敞开了这座村庄的变迁和情怀。

据《绥来乡土志》《玛纳斯县志》记载：清代康熙、乾隆、咸丰年间，一批批群众陆续迁居此地，形成巨、费、秦、陈、任、翟、张等八大姓氏。由于此地陵谷环绕，土地肥沃，水草丰美、草林茂盛，亦农亦牧。从乾隆五十年、嘉庆二十五年到光绪年间，一部分哈萨克族群众先后从阿勒泰、塔城等地迁来此地。进入民国时期，兵荒马乱，战火不断，为了躲避战乱，人们扶老携幼，来到

报的欲望。当时看到学校有一位叫徐刚的老师每天送报纸很是敬业，有一天小心试探性地问徐老师，我能否订一些报刊。徐老师爽快地答道，当然可以呀，于是我自费订了《昌吉日报》和《回族文学》杂志。

为了投送方便，我把存书库房的窗户打开一条缝，送水时我不在，徐老师可以把报刊从窗缝中塞入。就这样，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昌吉日报》，既充实了我送水单调乏味的生活，又增添了我学习的情趣，真是两全其美的事。这期间，我又提起了笔，试着给《昌吉日报》副刊投稿。先后写了《忘不了，奶奶的馍馍》和《回忆高考》两篇随笔投寄报社。投稿后，负责日报副刊的刘河山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稿子收到，内容尚可，就是现在不用纸质稿件，要用电子版发送到邮箱。当时我不会用电子版投稿，河山老师说那就等哪个记者或编辑抽时间给我打出来，并告诉我如何加入副刊作者QQ群，当时的我非常感动。之后，我写的两篇稿子先后被《昌吉日报》副刊采用，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如今，已过知天命年龄的我在政府单位从事保安工作，有时看到保洁员推出大捆的废旧报纸去处理，我总是要一些《昌吉日报》。她们不解地问，要这干啥？我回答说，看呀。她们笑着说，看来你还挺爱学习的。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但是，没有办法呀，谁叫我《昌吉日报》爱得太深而念念不忘呢。

诗样情怀，从《昌吉日报》开始……



果园里的蜻蜓非常多，我在捉蜻蜓的时候要屏住呼吸，生怕不小心弄出一点动静把蜻蜓给惊飞了，那个过程就像是猎人在狩猎。暑假在姐姐那里的每一天我都非常开心，姐姐除了照顾我吃好、玩好，还给我买了衣服、裤子、鞋子，让我回家的时候穿一身新衣服。

后来我长大了就再也没有“粘”过姐姐了，但是姐姐一直都对我很好，经常给我送些吃的、用的，直到我结婚成家之后还一直关心我的生活，这份情谊一直让我铭记在心。

姐姐养育了两个儿子，为了多挣一些钱让家里的生活宽裕一点，姐姐和姐夫两人一边上班工作，一边搞庭院养鸡。他们两人每天给鸡喂食、喂水、搬运饲料、清扫鸡舍、消毒等等非常辛苦，养鸡的利润也不高，一只鸡养成出售之后也才能挣上两、三块钱，但是为了两个儿子的生活和教育，姐姐和姐夫两人连续干了好多年。

姐夫去世得早，姐姐退休后独自为两个儿子的工作和婚姻操劳，在两个儿子成家之后，又给他们把小孩一个个带大。前几年看到姐姐还穿着一双很多年前的老式皮鞋，我劝她不要太节俭了，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姐姐说她这辈子节俭习惯了，真的要是让她大把花钱还真不自在。

姐姐在乌鲁木齐和儿子一起生活，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给姐姐打个电话，相互问候并报声平安。姐姐告诉我的都是好消息，像哪里不舒服或生病住院之类的事从来都不会告诉我。3月27日那天是我的生日，姐姐打电话给我祝福，我的生日她一直都记得。如今，姐姐已是七十岁的老人，我祝愿姐姐的晚年生活健康幸福。



山坳里定居下来，形成抱紧成团、相互取暖的自然生存状态。昔日团庄子，也叫攢庄子，寓意攢各族群众智慧力量之意。

沿着三百多米的木栈道，拾级而上，登上卧龙山莆田亭、城厢亭，远眺青峰雪山，满目松涛，草原广袤无边。脚下的村庄盛景，尽收眼底。正如当地民歌吟唱的那样，有情迎上山花开，有梦奔向好前程。登上山顶，五道堰、丹霞地貌、天然马场等美景映入眼帘。

站在卧龙山上，环视依山就势、精心设计建筑的莆田亭和城厢亭，雕梁画柱、飞檐斗拱、朱墙黄瓦，错落有致的殿楼亭阁，掩映在苍山秀水中，当东方一轮红日升起，更显金碧辉煌。山脚下，硕大的河卵石上苍劲的“卧龙山”三字熠熠生辉。碑记的铭文，是清水河乡团庄村巨变的见证。

